



艺术家陈彧君受邀成为费加罗四月刊客座主编，作为中国当代备受瞩目的新生代艺术领军人物，陈彧君创造的艺术语言最初根植于传统宗族、区域环境和个人记忆，近年来的创作形式愈加自由，题材日益广阔，更在跨越艺术媒介之外，涉及具有话题性的社会艺术活动。陈彧君关心文化、空间与人的关系，本期呼应“可持续生活”主题，他邀请了自己的圈外好友，分别从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角度分别撰文，谈一谈各自经历的、创造中的、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可持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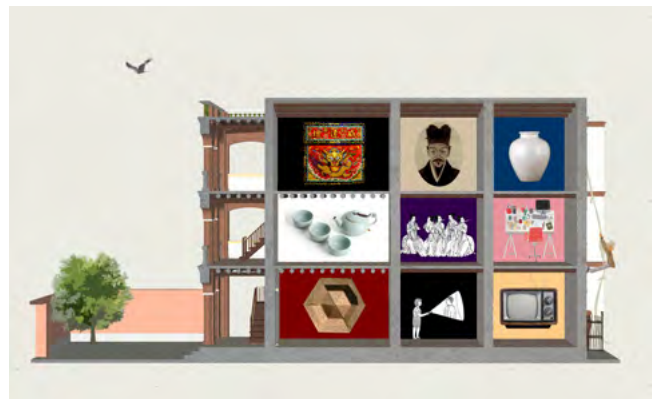
Growth of Sustainable Living

可持续“生长”进行时

策划 | 陈彧君 撰文 | 郭怡姝、Pencil P、刘宇扬 编辑 | 左颖颖 图片 | 专家提供 设计 | 赵佑伽

刘宇扬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特许注册建筑师
上海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学术部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复合型创新人才实验班设计导师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 建筑学硕士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文学士（都市研究与规划）

出生于中国台湾并成长于美国，刘宇扬先生师从荷兰建筑家雷姆·库哈斯，于1997年完成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并在2001年共同出版 Great Leap Forward 一书。刘先生曾在美国和香港从事建筑实践、研究和教育工作，2007年于上海创立刘宇扬建筑事务所，并长期受邀参与国内外院校和专业领域教学、讲座、及策展活动。其代表作品包括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北京西店记忆文创小镇、上海民生码头水岸改造及上海杨浦滨江贯通等符合公众利益且具有前瞻性和研究性的项目。



刘宇扬，口述历史博物馆的价值

口述历史博物馆，它是一个针对旧城改造与保护的项目，位于福建泉州古城一栋不大的历史建筑内，原为著名的南安籍旅菲华侨富商陈光纯故居。场地上原有的一些倒塌或半倒塌的建筑，通过我们的设计先梳理了这些城市肌理空间，并重新建立建筑与街道的关系。我们的方案引入了这个展览的内容，通过能够录制口述历史的装置来进一步把民间的一些故事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设计在历史保护与文化记忆的层面上都回应与切合了可持续的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物理空间上保护了老房子，一个不拆的房子可以通过功能业态的转换获得新生命，这是物质层面的可持续。第二，设计保护了街道原有的巷弄肌理空间，同时加强了与整个老街区的关联，那么这种社区空间的强化形成了一种空间与经济层面的可持续表现。第三个层面，通过展览策划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人们重新关注这个地区的历史、民间故事等，而这些民间故事或民间历史能够得到记录与保留，这是一个文化与记忆层面的可持续。最后，通过一个新的设计理念，把泉州九种不同方面的传统文化，比如南音、锦绣、白瓷、花灯、文化名人等在这个空间中展示，如同一个珍藏泉州记忆瑰宝的九宫格，每一个空间都藏着一项关于泉州人文记忆。而每一项人文记忆通过特定的空间功能被感知。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讲座、读书会等创新形式宣传传统文化。从传统到创新，这是一个创新层面的可持续。所以通过以上这几个方面，即建筑、城市、文化、创新四个层面的可持续能让我们更好地维系泉州古城的过去与未来，最终获得一个良性发展。

郭怡姝，景观师的共情

或君给了一个超级大的课题，可持续发展与绿色低碳生活。从景观师的程度上来说，这几乎是让解释过去四十年来的景观专业研究与实务所努力的方向，这是我很难用一种简单的词彙描述的，需要好几本教科书式的大部头书才能剪影这个时代景观师们对这个课题的持续探索。

我自己的粗浅认知，可持续设计与低碳设计，首先是一个态度与认知的不同。认知这个当代新的地景正在被生产，这个生产不是一个线性生产的逻辑，不是一个单独分门别类分专业的工程；而是类似G. W. F. Hegel 所提到过的Aufhebung。在反覆变动之间，这个生产充满了複杂的张力，複杂的过程，这其中，存在著一种很特别的经验。当解释这个时代的地景变动的时候，可持续的生产是人与自然透过一种和解共生,不停的对立，不断平衡，人与自然之间，没有谁被谁吃掉，没有谁比谁重要，而是有一点点中立的一个当下的状态。而在这个状态裡面，随著时间的演替，人与自然变动出了一种彼此互相对待的关係，并且这种关係会持续的演替。在此其中，我们谈可持续设计与低碳设计之时，具体的设计操作在谈什么？不分大小尺度来看，区域地景规划到庭院设计，平衡的艺术都在于”度”，在于留有余量，在于尊重场地，在于了解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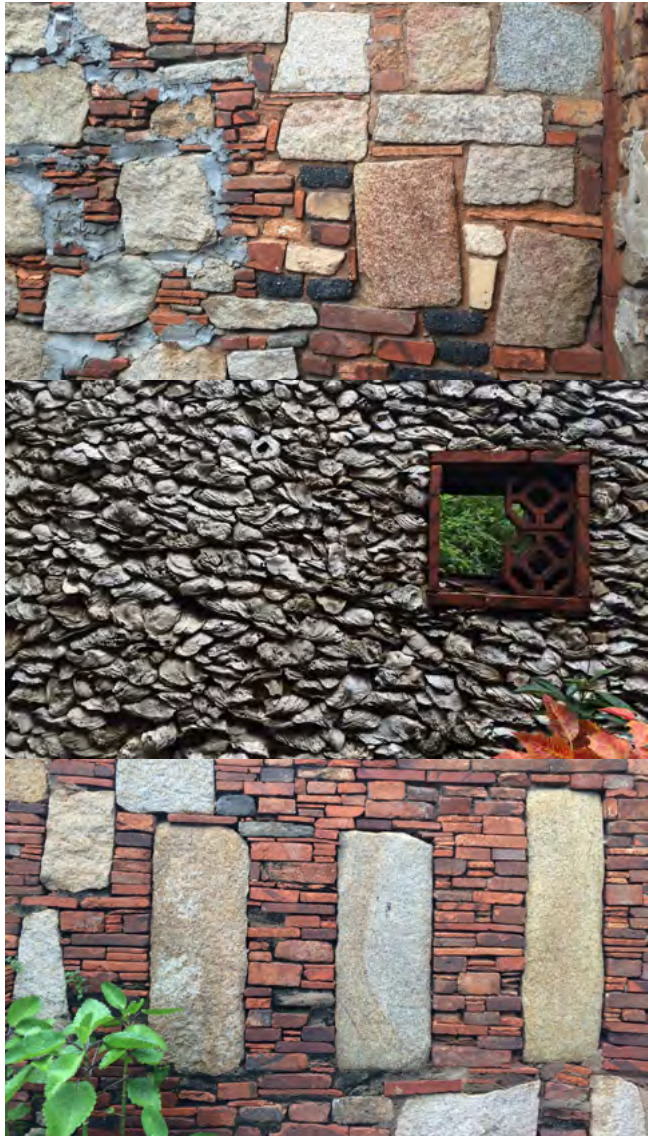
植物是活的生命，当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常常会预想三年五年后植物长成的样子，给予它一定的将来生长的空间；理解我们种下去的这棵树，在十年之后，也许长成另一种样子，是容易的，水，阳光与土壤的预期不同，或者旁边多了一栋房子，都可能让这棵树长成跟预期的不一样。人也是一样，使用空间的人，对空间的需求并不是恆久不变的；并且因应当下的节奏，眼球经济的时代，以及“景观”在这个时代被赋予的甜美性，“景观”及绿化投资相对于其它工程的性价比，当下的“小尺度景观”经常处在被重新生产的状态当中，例如各种更新，提升以及临时性的美化。

不断的重新生产以及使用功能的变化，对设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不强介入，而改以针灸式的织补，基础功能基盘的整合，材料的再生利用，并且在设计裡留下空白，或者提供同一个场地不同功能使用的可能性，是我目前面对这样变动的“小尺度景观”，採取的可持续与低碳设计的态度。一方面希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一方面织补与留白过程中，空间的不同阶段的变动也会被留下来,被看见，产生更多元的审美体系，架构在一个功能性的景观底盘之上，等待不同的人与各自所认识的第一，第二或第三自然共情共生。



郭怡姝
景观建筑师 或然景观创始人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景观建筑与区域规划博士候选人
英国新堡大学景观建筑硕士
中国台湾大学园艺学系造园学士

先后在中国台湾与上海从事景观实践、研究工作；主要着重于产业景观再造策略与低碳设计。于2013年与Soeren Schoebel等人共同发表Euphorigenic Landscapes-issue 1.0一书。2020年创办上海或然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其主要参与作品包含杨浦滨江五期景观、瑞士诺华制药上海研发中心总体景观、黄浦江东岸新华滨江段景观和城市设计、厦门鼓浪屿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浙江省龙泉市香菇博物馆总体设置开发规划、台北市立动物园生物多样性夜间动物探索园区规划、景德镇陶溪川二期景观設計、高雄县市相邻水系景观风貌规划、头前溪高滩地利用规划、上海衡山坊景观設計等跨越不同景观维度，关切日常空间营造与跨专业整合策略的项目。





Pencil P.
urbaneer都市工作群 创始合伙人
上海一岸设计文化促进中心（设计联盟）联合发起人
上海市建筑学会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 专家委员
IP&U | IP 创新与城市发展大会联合发起人
中国品牌日上海品牌体验区 联合总策展人
泉州古城保护（6.41平方公里）首席顾问

区域发展研究及规划领域的从业者，都市文化演变的观察者，城乡协同发展的研究者，商业业态创新的策动者和实践者。先后创办创办都市策略（区域研究）、都市工作群（咨询顾问）及都市实验室（都市实验性业态孵化），专注区域规划与生活方式需求导向的产品研究，累计服务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成都、苏州、宁波等数十个城市和区域的政府大型市场化运作项目。十多年来关注文化保护领域、老城复兴领域及旅游创意产业在中国的实践。近年来更是关注刺破传统组织的细胞壁，推动跨组织间的自由且有效的工作协同力成长，力图以再组织的方式寻找创新基因，激发社会进步。

Pencil P, 文化的再认同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整整5亿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走上了择乡之路，这对于附着在土地上2000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来自生命基因层面的不适应感，波及了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波及了几乎整个民族的几代人进入了某种应急的状态；经济发展失速带来了整体的焦虑，社会环境的变迁引发了个体身份的焦虑，我们整体社会意识中的故乡和他乡城市和乡村已被视作二元对立的，此岸还是彼岸。当5亿人中国人及他们的后代关于故乡的憧憬，不再是村口的那棵大树和小溪流的时候，当他们的心理一头是故乡，一头是努力留给孩子们的新故乡时，什么才是那份笃定的幸福感呢？

当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当规划者笔下的每一寸土地注定既是一部分人的故土，也同时是另一部分人的他乡，并且又注定会成为他们下一代共同的新故乡的时候，空间的再生产与文化的再认同，就会成为规划专业的必然选择，空间生产的传承与创新、文化认同的兼容与并包，无疑是各个地方规划中可持续发展策略的路径选择。在过去的20年间，随着生产能力和资本供给的双重过剩，中国市场整体从短缺经济步入了过剩经济时代。无论是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经济，还是不断下沉的shopping mall模式下消费市场，供应链体系的不断疯狂成长使得商品在呈现千姿百态的同时，更多趋向于大资本、大流通、单品类、爆款化的单一发展模式。然而，在广大的传统文化资源集中区域，乡土文化范式下的地缘性产业品类聚集地的地道风物，却依赖地缘性地方文化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保存了更为多元、多样、丰富、强烈的内容价值的短供应链体系。

从原始的地方物产，到生产工艺流程，都具体到物，具体到了人，是一种有历史性、传统性的可追溯方式，是充分表达了展现丰富的社会关系的、熟人社会的信用背书，这种信用背书产生的短供应链体系，强化了原材料的品质，以及技艺的精进，无疑也成为了商品生产过程中，研发创新文化传承不可多得的基因库。这些散落于大江南北，附着在传统文化区域的地方性生产单元，保持着这种独特的短供应链体系所生产的地道风物，是从生活方式中衍生出来的，是为了物尽其用而催生出来的、美好的商业形态，而不仅仅是源自生产能力及资本推动的消费主义，无疑也是对绿色低碳的未来消费观的有力注脚，也必然随着本世纪以来的5亿中国人的迁徙，并随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扩散开来。

TAKE

OFF THE SHELL OF ART

陈彧君：我要脱掉艺术的壳

和艺术家一起思考未来，在艺术中延伸出“新物种”。

不同以往的展览

2021年1月31日，艺术家陈彧君的最新大型个展《生长》在上海龙美术馆开幕。观众沿着台阶进入展览，迎面就是一座巨大的废弃别墅的浴池，是艺术家对艺术生态现状的某种隐喻。**“以往的个展更多通过作品表现艺术家的某种专业能力和背后的理念，对于《生长》展览来讲，我希望呈现一幕场景，观众进入，首先看到的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改造后的美术馆空间。在展览入口，我邀请了4位联合创作者呈现他们生活的纪录。”**陈彧君希望，《生长》展览能呈现出“生长”的动作，在陈彧君搭建的“壳子”里，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以不同的视觉语言展现自己对时代风景的感受。2020年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每个人不再在各自为政的专业里精进，而是寻找一个新的视野，理解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在理解的过程中，艺术家在未来的角色会逐渐清晰起来。**因此，陈彧君近两年的创作也沿着两条相反的时间线在进行：将博物馆作为当代艺术对话空间，具体的文物作为对象，和陈彧君创作的当代艺术形成对话；依托“生长实验室”打开更广阔的、年轻视野的创作路径，和商业、时尚、科技跨圈对话。这的确，非常陈彧君。

流动的木兰溪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第一届的学生，陈彧君的艺术道路是从林风眠校长立下的“兼容并蓄”的艺术理念开始的。在西子湖畔，一边是西方现当代艺术完整的发展轨迹，另一边是中国上千年士族文人的文人书画传统，就像两条长而坚固的堤岸，围出一条奔流不息的艺术之河。当陈彧君以广受认可的艺术家人身份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和新一代的学生们交流时，他总不忘提醒后辈：“美院是人生中的过程，就像你渡过一条河，到对岸，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表达。”这个渡河的过程，有很多专注于技术的训练，比如造船、造桥、学习游泳，大部分人在技术训练中变成游泳、造船的冠军，忘记了过河到对岸实现自我价值的念头。陈彧君在学院系统里一直保持着某种自觉，分解地看艺术，会回到艺术家主体，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艺术终究是个体在文化属性里的价值和体验。**他比较早意识到自己的“在地”身份，福建莆田，那是一座五步一神明，十步一寺庙的沿海古

城。在《生长》展览中，长约22米的复刻景观《木兰溪》，原型为陈彧君原籍所在地福建莆田的木兰溪，是贯穿陈彧君自身创作脉络的观念通道。从2007年开始，陈彧君就和同为艺术家的兄长陈彧凡一起，将《木兰溪》作为综合性艺术实践的主题。”木兰溪的创作过程是流动的，陈彧君在其中的情感、表达、呈现是流动的。流动就是每个人伴随一生的状态。木兰溪的主题，十几年来，都在变化。**2020年对陈彧君来说，最大的变化，则是他想要走出艺术圈了。**他想去了解，不学艺术的人，怎么和艺术产生联结？于是就有了《重返木兰溪》的直播。在一场名为艺术的直播中，陈彧君没有作品让大家看到，而是让他们思考，艺术在哪里？什么是艺术？他的所有乡亲，同学，在直播的情景中，都有某种和艺术的交流。虽然他们眼不见艺术。由此可见，陈彧君所期待的艺术，是更开放也更抽象的。

生长实验室的碰撞

“你感受到了，艺术就存在。”陈彧君在采访中频频提到“大艺术”，就是把“艺术的壳”（具体的媒介）脱掉。“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活得辛苦，我们有了‘大艺术’，会有新的触动。艺术家可以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用熟悉的方式叠加，掩盖。大众对艺术新的认知，可以打开吗？这是我的期待。”陈彧君和朋友一起成立了“生长实验室”，去实验、试错艺术和方方面面碰撞的可能性，是必经之路。艺术不仅通过陈彧君去传达，也通过生长实验室去触动。这种交流是新鲜的。“叠加、编织、激发的关系，才是跨界。跨界是思想的碰撞，专业的包容，延展的创造。这是跨界真正的价值。”正是期待看到商业、思想、时代的跨界，陈彧君欣然接受了与费加罗合作的“中国主题”跨媒介创作。“文化格式是台阶，是随着人类脚步而变化的。我在意的是，和中国元素内心的关联性，这个台阶对我的帮助。**此时此刻，你到底站在哪里？目前，在上海，在松江，在我的工作室，这个地方已经很具体了，我和这个点的关联性在哪里，我当下的表达欲望和感受。**”在费加罗过去一年的杂志中，艺术家寻找感兴趣的色彩，图像，肌理，即兴地随手结合：《生长》的改变，拼接成某种中国审美的，时尚、当下感受叠加的盆景图像。这就是陈彧君此时此刻，对所有元素贯穿起来的反应。创作就是，活着、感受、关联。



艺术家陈彧君

陈彧君的中国元素主题创作，很容易令人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联想，却不指向具体的图式。你可以说它是盆景，木雕，或是任意的中国植物，在不断生长。拼贴是陈彧君熟悉且喜欢的方式，他的《亚洲地图》系列以多元化的艺术视角征服了学术和市场。对他来说，拼贴的迷人在于，嫁接时间空间，压缩当下的信息。这符合陈彧君对世界、自我的认知，“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要通过碎片建构自我。”

左上 | 陈彧君《亚洲地图NO.150505》，2015，纸本综合拼贴，裱于绢面，244.5x126.5cm；
左下 | 陈彧君《生长》系列； 右 | 陈彧君《亚洲地图NO.150709》，2015，纸本综合拼贴，裱于绢面，266x142cm。



编辑、撰文 | 左颖颖 图片 | 陈彧君工作室提供 设计 | 赵佑伽



陈或君以“中国盆景”为灵感，以费加罗2020年全年杂志为素材，创作《生长》系列《No.2102》、《No.2102》，纸本拼贴，40*30cm。

